

第一章 嫁給心上人

初春夜涼，濕漉漉的涼風載著花香灌入庭院，紅燭透過窗櫺潑灑下一地朦朧的光影。

崔沁穿著大紅遍地金通袖鴛鴦對襟婚服，凝望著窗外出神，依稀聽辨出前院觥籌交錯，推杯換盞，喧囂聲不絕於耳。

喜娘在片刻前掩門而退，獨留她在洞房內等候新郎。

原先還算妖嬈的身段，被這寬大的喜服套著略顯纖薄，紅唇嬌豔，玉柔花軟。

她雙手合在腹前，望著眼前典雅奢華的婚房，依舊有些不真實。

她就這麼嫁過來了，嫁給了當朝最年輕的輔政大臣慕月笙。

崔沁雖出身名門，卻是崔家旁支，又是個無父無母寄居在伯父家裡的孤女，能得這一門婚事，與天上掉餡餅無異。

即便是繼妻，那先夫人並不曾生子又去得早，聽說族譜還沒上，各種緣故雖不清楚，她這嫁過來便是嫡妻正室。

再說那慕月笙……一想起她這夫君，崔沁心底的緊張又緩緩湧出，充滯著胸膛。

已經數年不曾見面，他應該是記不起她了。

門吱呀一聲被推開，進來的是一個穿著粉紅夾綠腰裙的丫頭，正是崔沁陪嫁的貼身侍女雲碧。

雲碧托著一纏枝紅漆盤掀簾踏入，托盤擺著一小碗雞絲湯麵、一小碟水晶膾，還有一小盅燕窩。

「姑娘，您餓了一天了，姑爺怕是一時半會回不來，您先墊墊肚子。」

雲碧飛快瞥了一眼坐在喜床上的主子，目光倏忽怔住，即便是日日對著這張明豔的臉，此刻瞧著盛妝打扮的崔沁，依舊是心頭震撼。

姑娘打小便是美人胚子，因著老爺去世的早，姑娘謹小慎微，生怕惹出什麼事端來，向來能不出門便不出門，即便如此，這副容貌被人瞧了去，也是惹了一些風波，慕家派人來提親前，還有人想欺負姑娘討了她去做良妾。

天可憐見，居然能嫁到慕閣老家裡來當正妻，跟作夢似的。

雲碧將小碟全數放在小几上，伺候著崔沁用膳。

「姑娘，奴婢剛剛從後罩房來，聽婆子議論，說是先夫人原先住在西邊臨湖的翡翠閣，說是那邊安靜利於養病，而國公爺則住在前院書房，這正院榮恩堂一直是空著的。」

崔沁聞言滿臉訝異，難道他們夫婦先前都是分開住的？這是怎麼回事？

只是稍稍想了一想，崔沁又打消自己的好奇心，神色端凝交代雲碧，「不論前事如何，妳也莫要去打聽，咱們本本分分過日子便是。」

雲碧規規矩矩垂下眸，「奴婢曉得了。」便退了出去。

又坐了大約一刻鐘，外頭廊下響起一陣腳步聲，崔沁心下微凝，猜想定是慕月笙回來了。

她重新將蓋頭蓋好，端端正正坐在床榻之上，餘光注意到膝蓋上的裙襬不夠整齊，又連忙撫平褶皺，緩緩吁了一口氣。眼前皆是一片紅光，隔著薄薄的紅綢，滿室

朦朧。

門吱呀一聲被推開，複又關上，沉穩有力的腳步聲一下又一下，似踩在她心尖。緊接著珠簾被掀開，響起珠玉碰撞的清脆聲，崔沁透過薄紗瞧見一道清俊的身影闊步進來，一股酒氣隨之灌入。

他立在屋內正中，瞧著她的方向，一動不動。

他的身形比想像中還要高大，挺拔清雋，淵渟嶽峙，隔著紅綢瞧不清他的相貌，可是那道視線卻是有些逼人，不是灼熱得逼人，而是略有些冷凝。

崔沁的心咯噔了一下，白皙的手指絞在一塊。

記憶裡，初見他在城外寶山寺，她替故去的先祖祈福，下山遭遇山體滑坡，她的馬車被阻斷在半路，迎面而來一穿著湛藍色長袍腰間繫古玉的清俊男子幫著她解了圍。

那時的他，芝蘭玉樹，眉目清雋如畫，翩翩而來，如天降謫仙，那畫面她能記一輩子。

再後來，他狀元遊街，她悄悄靠在茶樓雅間的窗口，遠遠瞥了他幾眼，他高坐白馬，神情冷淡似遺世獨立，隔絕了周遭一切喧囂。

少女懷春，動心在一剎那間，而後聽聞他大婚，那份心思便藏了起來。

怎知輾轉數年，她婚事艱難，他原配故去，兜兜轉轉，她居然嫁給了他。

思及此，崔沁大著膽子喚了一句，「夫君。」

聲音低柔纏綿，似早春朝花入夢，似初夏泉水叮咚，將慕月笙的思緒緩緩拉回。

他凝眸片刻，上前將薄紗緩緩一抽，露出一張嬌豔絕色的容顏，唇紅齒白，眸麗如花，端的是傾城絕豔，不似凡人，長得過於明豔了些。

慕月笙眉間淡淡，將視線撇開，「夫人將息吧。」

崔沁一愣，還沒反應過來，只見慕月笙大步朝浴室走去。

「夫君……」她起身追了兩步，氣息略有不穩，愣愣凝望著慕月笙。

慕月笙側頭看她，「怎麼了？」

崔沁這才看清他的面容，依舊是那般皎若秋月，燦似春華，比年少時多了幾分沉穩內斂，大紅的喜服襯得他面容呈冷白色，眉宇間的冷淡與狀元遊街時無異，彷彿不耐其煩。

崔沁心頭的熱浪被他的冷淡澆滅了些，卻還是撐著一臉笑容，「夫君，可要妾身伺候？」

慕月笙沒料到她看了他半晌，問的就是這句話，緩緩搖頭，「不必。」

眼前一晃，高大的身影就這麼消失在屏風之內。

崔沁踟躕不前，有些局促不安。

他確實是沒認出她來，不對，或許他從來就不記得她，他性子是出了名的冷。

崔沁不是自怨自艾的性子，轉身又將這些念頭別去，替他準備茶水。

這個空檔，慕月笙的貼身小廝將他一貫用物送了來，是一套茶具及幾本書冊，崔沁將之擺在靠窗的坐榻上。

半刻後，慕月笙換了一身中衣出來，崔沁含笑奉上一杯醒酒茶，「夫君，用一些

醒醒神。」

慕月笙定定看了她一眼，面前的小妻子明眸皓齒，眼神清澈如水，頗有幾分天真爛漫，便接了過來，「多謝夫人。」

隨後便坐在靠窗的榻上，手裡執起一本書，歪著身子看書喝茶。

姿態閒逸，倒是褪去了幾分清冷，崔沁微微鬆了一口氣，轉身喚來雲碧，伺候她入內沐浴。

崔沁褪去繁重的嫁衣，費了些時辰，洗好出來慕月笙已經上了床，屋內紅燭搖曳，滿室紅暉，朦朧動人。

崔沁穿著一身殷紅絲綢中衣，料子略有些貼身，將那玲瓏的曲線勾勒得若隱若現，這是她大伯母特地為她洞房之夜準備的。

窗簾早已放下，她吹滅了牆角竹節紋銅燈上的燈火，只留床邊一對紅燭，緩緩朝床榻走來。

拔步床前有一紫檀嵌八寶的梳妝檯，她坐了下來，將那鑲嵌紅寶石的金釵給取下，滿頭烏髮如墨潑灑而下，再起身立在榻前，望著專注看書的慕月笙。

「夫君，妾身是睡外側還是睡裡側？」

依著規矩，她得睡在外側服侍夫君，只是慕月笙此刻靠著迎枕躺在外邊。

慕月笙聞聲抬眸朝她望來，眉目冷淡，端的是不怒自威。

她烏髮垂在胸前，裁剪適中的中衣裹著她玲瓏有致的身段，冰肌玉骨，俏臉殷紅不敢瞧他。

慕月笙閉了閉眼，心頭滾過一絲異樣，將身子一挪，「睡裡邊吧。」

崔沁二話不說爬了進去，連忙將自己塞入被褥裡，躺了下來。

她心怦怦直跳，他看她那一會兒，彷彿身子都在發燙，羞意濃怯。

慕月笙淡淡瞥了她一眼，見她躺好，便將紅帳放了下來，自己也閉眼躺下。

紅帳隔絕了大半光芒，床內燈光昏暗，朦朧似輕紗，屋內靜得出奇，便是慕月笙的呼吸彷彿不聞。

崔沁暗暗眨了眨眼，心裡開始有些發慌。洞房花燭夜要做什麼，她是清楚的，腦海裡浮現起大伯母昨夜給她看的畫冊，臉頰燙得厲害。

正當她惴惴不安，開始胡思亂想時，慕月笙閉著眼，低沉的嗓音傳來，「睡吧。」

崔沁愣住了，手指深深陷入柔軟的被褥裡，望著昏暗的床帳發懵。

什麼意思？就這麼睡了？

等了半晌，不見慕月笙有動作，崔沁心裡開始發涼。

洞房花燭夜不圓房，她沒法在慕家立足。

崔沁眼角漸漸泛出淚花，念著自己今夜大婚，又生生忍住。她也擔心被慕月笙看出端倪，只拚命壓著呼吸，將頭偏向內側，無聲無息望著昏暗的虛空發呆。

當初慕家派人上門提親時，整個崔家都嚇了一跳，起先以為是慕月笙聞她美名要納她為妾，後來媒人再三確認是娶為正妻，她都難以置信。

既然是慕家主動求娶，為何這般對她？

洞房花燭夜都躺在了一處，卻不碰她は何故？

等等。

崔沁猛地想起慕月笙與原配裴音是分房睡的，總不會他那方面……

一想到這個可能，崔沁呼吸倏忽被掐住似的，生生驚住了。

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不能人道，如何綿延子嗣，他可是當朝閣老，定會被人笑話的。

崔沁一時急得滿頭是汗。

終究是驚動了慕月笙，暗夜裡，他忽的睜開眼，眼神黑亮明澈，並不見絲毫睏倦之色。

他偏頭看了一眼崔沁，腦海裡滾過他母親交代的話，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他與裴音雖成了婚，有夫妻之名，並無夫妻之實，裴音素來患有心疾，大夫揚言她活不過二十歲，更不可能行房懷孕，娶她的時候他都是知曉的，他就是想給她一個家，省得她在裴家被人擠對嫌棄。

當年他母親退了一步，准許他娶裴音過門，現在他退了一步，答應母親好好結婚生子。

娶了她，必須盡丈夫的責任。

「睡不著是嗎？」

慕月笙冷不丁開口，嚇了崔沁一跳，她窸窸窣窣坐了起來，拿起床頭的帕子給自己擦了擦汗，強笑著道：「換了地方，還有些不適應。」

她給自己找了完美的藉口，又輕聲問道：「夫君可是需要什麼？」

他剛剛睡得好好，沒有一點動靜，怎麼突然醒了？

慕月笙也跟著坐了起來，朝她搖了搖頭，「不需要。」

空氣突然安靜，兩個人相對而坐，氣氛有些尷尬。

崔沁手絞著帕子，偷瞄了他一眼，見他眼神平靜，沒了先前那般冷淡，膽子便大了起來，「夫君，我們以前見過，你可記得？」

慕月笙絞盡腦汁在想怎麼開口，聽到這麼一句，微微愣住，「我們見過嗎？」

崔沁心頭滾過一絲失望，他果然不記得了。

她委屈巴巴望著他，烏溜溜的眼眸溢出一層水光，「好幾年前，寶山寺山門外，山體滑坡阻了道路，我的馬車被困是你救了我，想起來了嗎？」

慕月笙腦海裡閃過一些片段，他記不太真切，心裡裝著家國天下，怎麼會記得一個隨手救過的女子，只是臉上終於有了些表情，「原來如此。」神情溫和了少許。

崔沁鬆了一口氣。

慕月笙不是話多的人，應了一聲就沒了下文。

崔沁又開始尋找話題，怯怯瞥著他，「對了夫君，你有什麼不喜歡吃的，或者忌諱之類，只管告訴我，我以後服侍你好注意著。」

慕月笙靜靜望著她，少女面頰一片殷紅，眼神濕漉漉的，如同小鹿一般嬌怯甚至於藏著幾分迷茫，他縱橫朝局多年，怎麼會看不出小姑娘的心思。

他暗暗歎息了一聲，朝她伸手，「妳過來些。」

崔沁眉間一顫，顯然有些意外，隨即心中生喜，甚至於有些受寵若驚。

還以為他今夜真的不要她了呢。

心裡繃緊的弦緩緩鬆懈，委屈後知後覺湧了上來，差點閃出淚花，她小心翼翼掀開被子朝他的方向靠近，將手遞到他掌心，垂著眸滿臉嬌羞不敢看他。

慕月笙閉了閉眼，握住她柔軟白皙的柔荑，將她往懷裡一帶。

「我沒有什麼忌諱，妳隨意。」他從來不在吃穿上下功夫。

身子軟軟貼了過來，溫香軟玉在懷，慕月笙又喝了些酒，不可能真的無動於衷，他收緊了手臂，將她圈在了懷裡。

崔沁懸著心終究是落了下來，伸手抱住了他的腰身。

溫度透過薄薄的面料傳遞過來，慕月笙眉心一緊。

崔沁大著膽子抱得更用力了些，略帶哽咽著在他懷裡開口，「夫君，我會努力……做一個好妻子……」

她這樣承諾他，能嫁給他就是她的福分，哪怕有什麼困難，她也會去克服。

她寄人籬下多年，活得太小心翼翼，只要旁人給她一點甜頭，她就忍不住掏心掏肺。

先前那點子委屈，在他朝她伸手時，已消失得無影無蹤，他眼底片刻的溫情，若漫天星海，足夠驅散她心底所有的陰霾，她忍不住將他貼得更緊，手臂也圈得更用力。

溫度燙人的指尖就這麼在他腰間窸窸窣窣，他如何忍得了，翻身將她壓在身下。

墨髮鋪滿了迎枕，柔軟嬌呼，整個人美得不可方物。

窗外，更深露重，嬌嫩的花蕊顫顫巍巍的，佇立枝頭，風皺起，露珠滑落枝頭，跌入塵埃無聲無息，伴隨著疾風驟雨般的疼痛，心裡緩緩被填滿。

更多的是那份自年少起便按捺不住的悸動，抽抽搭搭的，似一葉扁舟，總算是靠了岸。

次日晨光微熹，一束金黃的光芒自窗櫺灑入，空氣裡的塵埃清晰可見。

崔沁醒來呆坐了一會，床榻已不見慕月笙的身影，甚至他睡過的地方都是整整潔潔的，褶皺全部被撫平，若不是身上有清楚疼痛的印跡，她差點以為昨夜什麼都沒發生。

雲碧端了一盆熱水進來，服侍她洗漱梳了妝，崔沁望著鏡子裡面龐紅潤的臉，低聲問道：「國公爺呢？」

「去了前院書房，說是有事，叫您自個兒先用了膳，待會他來接您去敬茶。」

崔沁無奈看了一眼雲碧，雲碧鼓了鼓腮幫子，給她插了一支點翠紅寶石牡丹鳳釵，望著鏡子裡明豔的崔沁，低聲開解道：「劉嬪嬪說了，國公爺成日忙於政務，天還未亮便起是常事。」

崔沁張了張嘴沒說什麼，穿戴妥當掀簾而出，榮恩堂的管事婆子劉嬪嬪帶著幾個丫頭進來佈膳。早膳是一碟子水晶餃子，一小碗菌菇麵，還有各色吃食十來樣，每一樣不多，卻是種類豐富。

她一個人哪裡吃得完，「國公爺用過早膳了嗎？」

劉嬪嬪神情冷肅，立在一旁垂著眸回話，「國公爺一貫在書房用膳。」語氣冷冰冰的。

崔沁訝異地瞥了她一眼，臉色微微一沉，「嬪嬪此前不是伺候國公爺的？」

劉嬪嬪依舊是那副愛答不理的模樣，攏著袖答，「老奴原先伺候先夫人，先夫人故去後老奴管著三房後院的雜事，如今新夫人進門，國公爺又讓老奴來伺候夫人您，若是有怠慢之處，還請夫人指正。」

崔沁懂了，這個劉嬪嬪是裴音的人。雖然也料到處境不會太好，只是心裡多少有些不是滋味。

「嬪嬪客氣，我初來乍到，許多地方還需嬪嬪幫襯。」她語氣不鹹不淡回了句。

劉嬪嬪屈了屈膝，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就不再多言。

過了一會，慕月笙換了一件湛藍色直裰進了屋，那視線在崔沁身上掠過，並不曾多做停留，反倒是看著劉嬪嬪，溫聲道：「嬪嬪怎麼親自來伺候了？您身子骨不好，多去歇息。」

比起對崔沁的冷淡，劉嬪嬪對慕月笙便像是換了個人似的，「少爺客氣了，老奴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這院子裡裡外外都是老奴管著的，新夫人剛來怕是小丫頭們不聽調擺，老奴自然要看著些。」

慕月笙緩緩點了頭，這才看向崔沁，「妥當了嗎？隨我去拜見母親。」

崔沁將心頭的不快掩去，含笑上前，「都妥當了。」

慕月笙帶著她一道出了榮恩堂，雲碧並兩個小丫頭各捧著錦盒跟在其後。

第二章 婆婆極度好

慕府極大，院落也極為寬敞，出了榮恩堂便是一開闊的庭院，小橋流水，花團錦簇，美不勝收。

崔沁卻無心欣賞景色，她心中很是忐忑。

慕老夫人是端王府的獨女，人稱朝華郡主，早年被故去多年的太皇太后養在皇宮，規矩極重，當年下嫁慕家，排場之大可謂是轟動全城，隔了幾十年依舊有人津津樂道。

慕老夫人一口氣生了三個兒子，慕月笙是老夫人的么子，老太爺故去數年，慕家上下唯老夫人是尊，她在京城是出了名的嚴苛端肅，就是當今皇后娘娘都得恭敬喊她一聲「姑姑」，京中無人不敬重這位老郡主。

大伯母當初最擔心的就是這位婆婆難伺候。

容山堂在望，五開的大間，掩映在兩棵茂密的槐樹下，比榮恩堂還要闊氣，是老夫人的上房。廊下規規矩矩站立著幾排婆子丫鬟，一個個屏氣凝神，可見規矩極大。

崔沁暗自吁了一口氣，既來之則安之。

到了臺階處，慕月笙側頭望她，她白皙的臉頰在陽光下顯得晶瑩剔透，那雙明媚的大眼睛一眨一眨，眼底綴著幾分不安，像個不諳世事的丫頭，見他瞥她，她抬眸朝他笑了笑，喚了一聲「夫君」，滿心依賴的樣子。

他握住了她柔軟的手，嗓音低淺入心，「隨我來。」

崔沁靦腆地笑了笑，她算看了出來，慕月笙性子雖冷淡，不大會疼人，但該給她撐腰的時候也不含糊。

認親禮跟她想像中完全不一樣，氣氛融洽，一團和氣，慕月笙坐了一會便離開了。兩位嫂子也沒想像中難相處，尤其到了最後，慕老夫人將其他人全部打發走，「妳們都去忙吧，別杵在這裡了，留我跟沁兒說話。」

「喲喲喲，母親得了三兒媳就嫌我們礙眼了，得了，我們還是別討嫌，快些走才是。」慕二夫人蘇氏笑咪咪攬著慕夫人沈氏離開。

丫頭婆子也都掩門而退，只留一穿著深褐色褙子的老嬤嬤在屋內伺候，想來是慕老夫人的心腹。

慕老夫人指了指自己跟前的錦杌，「丫頭，過來坐。」

慕老夫人面容十分威嚴，是個不苟言笑的面相，偏偏對她是格外溫和，倒叫崔沁有些摸不著頭腦。

「母親。」她依言坐在了慕老夫人跟前，拉住了老夫人的手。

慕老夫人順著她的手將她拉近了些，俯身下來，一雙矍鑠的眸子閃著精光，壓低聲音問道：「老三昨夜對妳可好？」

崔沁一愣，等反應過來老夫人問的是什麼，臉頰騰地一下紅如晚霞，忙不迭垂下眸，「夫君……他……他很好。」

慕老夫人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心裡暗道，總算是正正經經娶了媳婦圓了房，她原就擔心慕月笙不肯圓房，昨日清晨一而再再而三叮囑他，得了崔沁這話，心裡一顆石頭落了地。

她目視前方，微有恍惚，輕輕拍打著崔沁的手背，「妳倒也不必替他說話，他是什麼人，我這個當娘的心裡清楚得很，今後他有半點怠慢妳的地方，儘管跟我說，娘替妳做主。」

慕老夫人一個「娘」字說出來，崔沁心尖一顫，她無依無靠，初嫁過來自然是想討婆母歡心，她拽緊了老夫人的手，紅著眼道：「母親，我年紀輕，不經事，處處還需要您指點，您以後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我，我一定盡心盡意伺候您。」

慕老夫人聞言笑出了聲，自然看出崔沁是個乖巧的孩子，眼底瑩瑩笑出了淚花，

「傻丫頭，我這裡奴僕成群，哪裡需要妳伺候，真需要人伺候，也得妳上面兩個嫂子來，妳是最小的，就該寵著些，妳只管好好跟著月笙，早日替我生個大胖孫子才是正經。」

崔沁紅了臉。

慕老夫人被她嬌羞的模樣逗樂了，哈哈大笑。

崔沁只得笑著點了頭。

慕老夫人朝那老嬤嬤招了招手，那嬤嬤入內抱出一個碩大的紫檀錦盒來。

慕老夫人將錦盒放在崔沁手裡，和顏悅色說道：「這是娘給妳的私房錢，妳的嫁妝都不要動，這是我貼給妳的，妳是一家主母，花錢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下人偶爾要賞賜，妳自個兒各季衣裳首飾該添的就添，不許委屈自己。」

崔沁抱著沉甸甸的錦盒，眼眶一紅，眼淚奪眶而出，「娘，我不要……」她哽咽出聲，眼淚先滑了下來。

這輩子從沒人對她這麼好，她還從未聽人說過，婆母給媳婦私房錢的，這錢給慕月笙她能理解，給她很不可思議。

她哭著將錦盒推給慕老夫人，卻被老夫人按住。

崔沁的眼眶紅紅的，淚如雨下，顯然是受慣了委屈，別人對她好一點，她便受寵若驚，慕老夫人很是心疼。

裴音故去後這三年來，無數皇親貴胄踏破慕家門檻，都想把女兒嫁給慕月笙。但她拒絕了。

慕家派人上崔家提親，震動整個京城，許多人都來試探她的口風，好奇慕家怎麼可能娶一個門楣不高的孤女為正妻，這其中莫不是有什麼緣故。

緣故嘛，總是有，因為這丫頭是她親自挑選的兒媳婦！

待崔沁出了容山堂，慕老夫人臉色微微沉了下來，她招手示意門口的年輕僕婦上前，吩咐道：「妳派人盯著三房，尋常三夫人去哪兒也都注意著點，若是有人嚼舌根或者讓她受了委屈，儘管告知我。」

「遵命。」那僕婦領命而去。

甄姑姑從老夫人身側走上前來，將倒好的一杯峨眉毛尖茶遞給她，「您這是做什麼？三夫人以後要掌家，您這麼看著她，她處處依賴您，可怎生是好？」

慕老夫人接過茶輕輕抿了一口，潤了潤嗓子又置於一旁的高几上，淡聲歎息道：

「這丫頭呀，性子內斂乖巧，打小吃苦長大的，無論遇到什麼事絕不會跟我說，她剛來，家底不厚，難免有人看輕她，家裡那些媳婦都不是省油的燈，笙兒對她又冷淡，裡外夾擊，我若不看著點，她如何撐得住？我雖是個硬心腸，卻瞧著她總是心軟，她還小，歷練的機會有的是，先照應著些。」

甄姑姑再無二話。

這邊崔沁抱著那錦盒喜孜孜回了榮恩堂，倒不是貪財，而是老夫人對她這份心意讓她大為撼動，生出幾分無以為報的感激。

婆母如此厚愛，丈夫又是當朝內閣次輔，家世相貌才情都沒的說，雖是性子清冷了些，那是因為兩人還不熟的緣故，待將來她給他添了孩子，一家子熱熱鬧鬧的，總歸會更親近的。

日子再沒這麼好過，崔沁很是滿足。

雲碧瞧著她喜氣洋洋地笑得合不攏嘴，也替她高興，姑娘該是苦盡甘來了。

慕月笙至晚方歸，一抹清冷的月灑在他肩頭，竟是壓不住他眉目的冷淡。

「夫君，你用膳了嗎？我親自下廚，給你做了野雞菌菇湯，肥雞金絲豆腐，芙蓉雞蛋羹。」崔沁眼眸亮晶晶迎了出來，軟軟地問他。

慕月笙看了看牆角的沙漏，訝異她還沒用膳，他其實已經吃過了，但看著她熱忱的樣子，拒絕的話說不出口，「好，妳盛一些來。」入了西次間坐下。

崔沁興致勃勃給他盛了一碗湯，又將那金絲豆腐和雞蛋羹呈至他跟前。

慕月笙嘗了幾口，神色微挑，「妳手藝很好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崔沁靦腆地笑著，兩個淺淺的小梨渦露了出來，格外好看。

「那以後我天天給你做。」

慕月笙失笑一聲，緩緩搖頭，「不必的，我有的時候要在宮中夜值，也不是每晚都能回來。」

「那你回來我給你做。」

小妻子滿心滿眼都是他，慕月笙抵擋不住她的熱忱，忍不住拉了她的手，「一塊坐下吃吧。」

用完膳，崔沁便把老夫人給她的錦盒放在案桌上，打開給慕月笙看，憂心忡忡道：

「夫君，你瞧著該如何是好？娘非要我拿回來，我受之有愧。」

先前抱回來她不曾打開，這下瞧清裡面的東西，登時嚇了一跳。

錦盒裡有一疊子銀票，總共一萬兩，兩個商鋪的契書及帳本，還有一對新綠的翡翠鐲子，一對八寶金鐲，光是這個錦盒，就比她的嫁妝要豐厚。

慕月笙淡淡掃了一眼，倒是沒太多表情，「長者賜不敢辭，既是母親給妳的，妳收著便是。」

崔沁欲哭無淚，以老夫人說一不二的性格，送還回去不可能，真要她心安理得拿著用，她又做不到，心想只能先收著，將來慕月笙需要就給他，抑或是留給孩子。她將錦盒收入庫房，夫妻倆一夜無話。

次日是回門的日子，慕老夫人一清早便把夫婦倆叫了去，尋了個空檔將崔沁打發去傳膳，獨自交代慕月笙。

「去了崔家，就別擺闊老架子，你是崔家的女婿，明白了嗎？」

慕月笙穿著一件湛藍色繡竹節紋的錦袍，青玉冠，與生俱來的矜貴渾然天成，讓他坐在那裡都是一眼讓人驚豔的所在。

他眉峰淡淡壓著，輕輕抿著茶，並不接老夫人的話。

慕老夫人知他不喜南崔的門楣，無奈歎著氣，「你就當給沁兒撐腰，她一路過得艱難，你若是今日不陪著她好好回門，讓她怎麼在娘家立足？」

見慕月笙無動於衷，慕老夫人語氣拔高了幾分，「慕月笙，我可告訴你，你爹在世時，他在我面前不敢說半個不字，你別沒學著你老子的好，不疼媳婦的男人可不是好男人，在外頭再威風，也不頂事！」神色微微帶著幾分矜傲。

慕月笙頭疼按了按眉角，「兒子知道了。」

用完早膳，慕老夫人吩咐管外事的何婆子送慕月笙和崔沁出門。

回門禮裝了兩大車子，都是老夫人的手筆，僕婦侍衛跟了一路，排場極大回了崔家。

崔家分北崔和南崔，北崔是長房嫡支，南崔是庶房旁支。

崔沁的父親是南崔排行三的老爺，因故去得早，膝下只有此女，便託付給了她的大伯，也就是現如今南崔的大老爺崔棟。

嫡支北崔門楣顯赫，大老爺崔蘊乃當朝吏部侍郎，位高權重，二老爺崔巍也是太

僕寺卿，一門兩公卿，在京城也是鐘鳴鼎食的老牌勳貴。

兩家隔街相對，平日裡南崔依附北崔，仰仗提攜而過，北崔幾房都瞧不起南崔，可自慕家下聘南崔後，兩家自走動便勤勉了許多。

北崔的老太太是現任族長夫人，是個明事理眼界開闊的老人家。知曉今日崔沁帶著慕月笙回門，愣是吩咐了兩個兒子，也就是崔蘊和崔巍齊聚南崔去給崔家撐場子。

是以待崔沁與慕月笙下馬車時，便見崔蘊和崔巍及她親大伯崔棣三人齊齊候在門口，對著慕月笙長拜。

「恭迎國公爺。」

雖是回門宴，可架勢卻像是款待什麼皇親國戚，這沒把崔沁給嚇到，到底心裡是歡喜的，臉上也倍兒有光，她抿著嘴看向慕月笙。

慕月笙也沒料到崔家如此排場，不過他一向喜怒不形於色，只是先下了馬車，伸出手扶了崔沁下來，再牽著她上了臺階，對著崔家三位長輩行了晚輩禮。

「此是家宴，幾位叔伯不必客氣。」

慕月笙此話一出，崔棣懸著的心踏實下來，他生怕慕月笙擺闊老架子。

崔蘊與慕月笙同朝為官，兩人來往極多，他便伸出手拉住慕月笙的手臂，「成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，允之，來進屋喝酒。」允之是慕月笙的字。

慕月笙今年只二十四歲，深受朝野敬重，現在內閣首輔齊襄老爺子年紀大了，想必再過個兩年，這朝堂便是慕月笙說了算，逮著了機會，崔蘊等人如何不討好一二。

崔沁被下人領著去了後院，後院早就坐了一屋子子女眷，都是南崔北崔的夫人小姐，大家圍著崔沁說了好一會兒話，無非是問她在慕家過得好不好。

「不行，我聽說新姊夫長得極俊，跟天上神仙似的，我要去瞧瞧！」

九小姐崔寰甩開丫頭的手，躊躇跳朝前院跑去。

她的母親北崔三夫人失笑，揚著帕子連忙吩咐道：「蓮兒，岫兒，快別愣著，跟了去把那調皮鬼給拽回來，莫要讓國公爺看了笑話。」

「才不，我們也要去瞧一瞧！」

崔家幾個年輕的姑娘相攜出了門，幾位夫人留崔沁說話，大抵是擔心她被慕老夫人立規矩，幾個妯娌難處之類。

而前院慕月笙既然提了「家宴」二字，崔家幾位老爺少爺都很識趣，隻字不提朝政，崔蘊還讓崔家晚輩寫了文章詩詞策論讓慕月笙指點，慕月笙耐煩點評了幾句，席間倒是其樂融融。

用完午膳，慕月笙便以朝政繁忙為由先行離開，又吩咐侍從葛俊，「你在這裡聽候夫人使喚，說是我晚點來接她。」

「是。」

崔沁得了這話乾脆在崔家待了兩個時辰，到了太陽西斜，她大伯母開始催她回去。

「別賴在這裡了，出嫁從夫，事事都要以國公爺為重，不許要性子，安心伺候婆母和夫君，早日誕下子嗣為重。」

她大伯母雖然言語有些刻薄刁鑽，對她還算是上心，出嫁的時候也儘量給她排場，雖不可能對她像親生女兒那般寵著，可養了她這麼多年，崔沁很是感激，無論她說什麼，崔沁總是乖巧聽從。

「聽您的，我這就回去，大伯母多注意身子，我得空了來探望您。」

崔夫人聞言皺眉，推著她往外走，「我哪裡需要你來探望，好好待在慕家，等你站穩了腳跟，我們也能沾光。」

崔沁哭笑不得，只得帶著雲碧往二門走，過了一個穿堂要往外走時，迎面撞上了一個人。看清來人，崔沁神色一凜，忙退了兩步。

雲碧也趕忙攔在了崔沁跟前，瞪向對面高大壯碩的男人，「李公子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李政是北崔二夫人娘家的侄子，平日與崔家幾位少爺廝混，曾經無意中見過崔沁幾回，為她美貌所著迷。

李政低垂著眸，目光近乎貪婪地落在崔沁那張白皙的面容上，齟著牙冷笑，「沁兒，我不過是去了一趟惠州，轉眼間你倒是成了閻夫人，說說看，你怎麼傍上的慕月笙？當初不是說好了給我做妾？那慕月笙性情狠辣，最是無情的人，你跟了他能有好日子？」

崔沁聽了這話氣得吐血，「你這人就是潑皮無賴，我什麼時候答應過你，你少在這裡顛倒黑白！」

李政不怒反笑，哼笑一聲，伸出手指別去嘴角的吐沫星子，「你大伯母當初為了你族兄的前程，差點將你賣給我，怎麼，你不承認？」

崔沁臉色一白，使勁搖頭，「不可能！」

她大伯母雖然對她刻薄，卻絕不是那等沒良心的人。

李政狡黠一笑，肆無忌憚打量著她的身段，「崔沁啊，你說要是慕月笙知道他娶了個差點給人做妾的女人，會怎麼看你？」

崔沁手指一抖，紅唇剎那間失去了顏色，身子搖搖欲墜。

雲碧正要開口罵他，忽的瞧見前面橫廊出現一道身影，正是慕月笙身邊的侍從葛俊。

葛俊面無表情大步朝這邊走來，聲音先一步沉沉傳來，「李公子這是做什麼？可別攔了我家夫人的路。」

李政聽到這道聲音，脊背一僵，連忙讓開身子，轉身朝葛俊笑道：「誤會了，我不過是瞧見表妹，特地恭喜了幾句，是吧，表妹？」他有恃無恐看向崔沁。

崔沁面色發白，抓著雲碧跨出穿堂，頭也不回朝葛俊走去。

葛俊待她走近，躬身稟道：「夫人，主子的馬車停在正門，您直接去便是。」

這是讓她先離開的意思。

崔沁憂心瞥著他，最終一言不發離開。

她並沒有急著出門，而是尋了個僻靜的亭子坐了下來，極力平復心情，葛俊大概已經聽到了那話，他肯定不會瞞著慕月笙，要是被慕月笙誤會她婚前與人有染該如何是好？

崔沁並不敢讓慕月笙等太久，收拾了一番心情便來到正門，還沒跨出門就聽到一小廝急急去正堂稟報——

「不好了，李家的表少爺被人斷了兩根肋骨，口吐鮮血，此刻暈迷在二門處。」崔沁聽了這話，眼前一黑，主僕二人憂心忡忡對視了一眼，面色青白出了門。

慕月笙的馬車停在門口不遠處的桂花樹下，崔沁走過去時，葛俊已經回到了馬車邊，他面無表情，目視前方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。

崔沁閉了閉眼，咬著牙上了馬車。

慕月笙又換了一件月白的袍子，此刻正倚在車內軟榻上看書，他眉目如畫，清俊無雙，神情平靜不見絲毫波瀾，那淡雅清逸的氣質，竟是讓任何人見了他都容易拋卻煩惱。

「起。」他吩咐一聲，馬車啟動，緩緩朝慕家駛去。

崔沁坐在一旁錦杌上，白皙的手指絞著雪白的帕子，猶豫半晌，與其等慕月笙問，不如自己開口，「夫君，對不起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先蓋了一筐淚水。

慕月笙抬眸看了過來，崔沁今日梳了個婦人髻，頭飾並不繁複，插了一支羊脂玉簪子，別了幾朵珍珠花鈿，她那張臉長得過於明豔，反倒は這樣清雅的打扮，越發顯得清麗脫俗，不似凡人。

「妳沒錯，何須道歉？」慕月笙嗓音低沉。

崔沁抬著水潤潤的眼眸望他，紅唇微抖：「我……我跟他沒關係的，我沒有喜歡過別人……」

她生怕慕月笙誤會她，捂著臉委屈地哭了起來。

慕月笙也沒想到這件事給了她這麼大的壓力，是他平日威儀過重，嚇著了她嗎？眉宇間染了幾分心疼，他伸手將她抱入懷裡，輕輕安撫，「我知道的，我已經教訓了他，他以後不敢了。」

末了他又補充了一句，「懷璧之故，我不會怪妳，妳別哭了。」

被信任的感覺很好，現在除了他，她沒有別人可以依賴，好不容易嫁給了喜歡多年的男子，她自是想牢牢抓住他的。

「夫君，我心裡一直一直只有你……」她把臉塞在他懷裡，羞愧又勇敢說著。面對小妻子如此直白的示愛，慕月笙一時怔住，心底湧上一些分辨不出的情緒。這種感覺從來沒有過，他與裴音青梅竹馬，兩人說是夫妻，更像摯友，他們會談論詩詞，議論邦國大事，卻從沒有過兒女私情。

裴音知曉自己活不了多久，平日清心寡慾，除了醉心吟詩作畫，別無他想，甚至還笑話他，要他納幾個侍妾，早日給慕家開枝散葉，被他一笑置之。

自從崔沁嫁過來，他才感受到被小妻子討好、喜歡、信任乃至依賴。

這種感覺讓他多少有些難以適從，卻又莫名地覺著上頭，彷彿酒入巷深，越醇越香。

第三章 大膽勾夫婿

回門過後，慕月笙便忙得不見蹤影，每日總要深夜回來，崔沁自然是體貼細心服侍著他。只是連著七八日，慕月笙都不曾再碰她，崔沁便急了，他年紀不輕了，

他們該要孩子了呀。

都說新婚夫婦如膠似漆，那夜慕月笙的表現也不像是不行的，反而持久有力，她也只是最開始疼了一會兒，後來感覺就很好，當初她還笑話自己懷疑慕月笙不行，結果被他狠狠收拾。

慕月笙早出晚歸，崔沁也不好強求他，況且這種事她實在是不好開口。

到底還是被慕老夫人發現了端倪，悄悄在她耳邊教導道：「我們家不講究那些清規戒律，你是他的妻，他身邊又從無侍妾，你就是膽子大些又何妨？他今年二十四了，老大在他這個年紀兒子都兩個了，沁兒，別拘束著，大膽上。」

見老夫人一臉姨母笑，崔沁嘴巴快張得鴨蛋大，坊間傳言朝華郡主不苟言笑，極重規矩，最見不得女人不守婦道云云。

結果眾人眼裡那個端肅冷厲的老夫人，卻在慇懃她勾引夫君。

崔沁一張臉羞到通紅，回了三房，來回在屋子裡踱步，心裡戚戚然，又想又不敢。

恰恰這一日慕月笙回來的早，明日又是休沐，可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

崔沁鼓起勇氣，親自下廚做了幾樣點心，又格外打扮得精緻，帶著雲碧提著食盒，便往前院犀水閣走。

斜陽灑落院頭，犀水閣東邊那棵老桂花樹被燙染一片金光，書房窗戶大開，傳來斷斷續續的說話聲——

「蒙兀最近侵邊數次，兵部程尚書擔心有戰事，跟內閣申請要準備幾十萬石糧食，再撥一些經費用來鍛造箭矢兵器，齊閣老那邊拒了，程尚書又想求到您這裡來，您是戶部尚書，這事怕是得給個說法。」

一穿著四品大員官服的中年男子，微躬身立在紫檀書案前，語氣恭敬跟慕月笙說著話。

慕月笙換了一件深藍色的直裰，倚靠在圈椅上，眼瞼沉沉壓著，眉峰微斂，「這事齊閣老做得不對，他與程傑不和，卻不能耽擱了國事，蒙兀那脫脫不花大汗一心想南下，去歲敗了一次，今年定是要再來，該備的火槍得備著，等用時便來不及，你吩咐明玉，讓他准了軍械之資。」

「是。」那官員面露喜色，「此事也就您能撐得起來，那程傑昨日鬧到陛下那裡，陛下喚齊閣老去問話，被齊閣老堵得無話可說，您扛了下來，陛下和程尚書都得領您的情。」官員臉上帶著討好的笑。

慕月笙手裡把玩著一方田黃小印，並不曾把他恭維的話放在心上，默了半晌，才回了一句，「身居高位，必先承其重，他們平日要爭，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卻萬不能亂了國法朝綱。」

官員笑了笑，「關鍵時刻，能一錘定音的總是您……」

他話音一落，瞧見院門長廊處走來一姿容昳麗的女子，能被侍衛放進來的只可能是慕月笙新娶的夫人，官員忙不迭垂下眸，拱手告退，「國公爺，下官沒事了，先行告退……」

慕月笙注意到他的視線，偏頭望過去，只瞥見一抹粉色的衣角，眉頭微微皺起。

崔沁被葛俊領著進了西廂房候著，她也沒想到書房有人，暗道自己一時莽撞了，

怕是會惹慕月笙不快，只是來都來了，再走顯得越發刻意。

哪知她屁股還沒坐熱，就瞧見小廝領著那官員出去了。

葛俊立在門口笑盈盈衝她道：「夫人，裡邊沒人了，您去吧。」

葛俊這些侍從跟了慕月笙多年，別人不知道慕月笙與裴音的事，他們這些貼身侍從可是清楚得很，大家都期待能得一位小主子，自然是盼著崔沁能跟慕月笙好，否則以慕月笙的規矩，他們斷不敢放人進來，眼下雖然冒了些風險，卻也無礙。

崔沁倒是不曾多想，接過雲碧手裡的食盒，獨自往正屋走去。

雲碧則跟著葛俊去倒座房吃茶去了。

崔沁到正房廊下，慕月笙已經背著手立在書房內望著她。

崔沁靦腆地笑了笑，衝他露出兩個小梨渦，「夫君，我來看看你。」

慕月笙神情瞧不出喜怒，只淡聲道：「進來吧。」

崔沁從門口進去，繞過博古架到了書房，慕月笙在靠裡的圈椅上坐了下來，手裡拿著一本書，指了指對面的坐榻，「坐吧。」

崔沁將食盒放在二人當中的酸枝高几上，用繡帕淨了淨手，將食盒打開，「夫君，你餓不餓？嘗嘗妾身做的積玉糕。」

纏枝紅漆蓋被打開，一股清香撲鼻而來，裡頭有綠豆、紫薯、蛋黃等五色糕點，糕點之上灑了一層蔥花芝麻，瓷碟旁邊還臥著一枝朱砂梅，色香俱全，瞧著不像是點心，反倒像是盆景，不愧積玉之名。

「這名字是誰取的？」

「當然是我。」

慕月笙緩緩點了頭，將書冊放下，接過崔沁遞來的濕帕子淨了淨手。他抬手執一塊嘗了嘗，頓覺入口即化，滑嫩而不油膩，他不喜甜，這糕點卻做了鹹味的。他不曾說過口味偏好，崔沁定是從日常飲食發覺他的喜惡，才做了合他口味的糕點。

這份心思實屬難得。

「很好吃。」慕月笙嘗了幾口，神色稍緩。

崔沁的手藝是沒得說，無論是糕點抑或是湯菜，她樣樣拿得出手。

「這手藝不輸御廚。」

確切地說，比御廚還要好，味道極好，還懂得精緻搭配，取這麼有詩意的名字，除了崔沁還真沒別人。

崔沁被誇，眼珠兒骨碌碌的轉著，很是開心，兩個小梨渦笑得越發甜。

「夫君，你喝口君山毛尖，略有酸澀，正好沖淡糕點的滑膩。」

皙白的手指扶著一青花瓷小杯遞了過來，袖口滑下，露出一截雪白如凝脂的手腕，她的手腕很細卻又不枯瘦，瞧著粉白如玉，煞是好看。

她的手有多軟他是知道的，慕月笙用濕帕淨了淨手，接過茶緩緩飲盡。

這個空檔，崔沁起身來到他的書案前。

那名官員尋他之前，慕月笙正在習字，他遇到煩而未決的朝事就愛練字，練了一會兒，心氣靜了，事兒也就想明白了。

慕月笙注意到崔沁在筆架上找毛筆，「妳做什麼？」他語氣溫和恬淡，目光淺如清風，一晃而過，什麼情緒都藏在那深邃的眸眼之下。

崔沁朝他眨了眨眼，烏溜溜的眼眸亮晶晶的，像是寶石一般純澈，「夫君，我也想寫寫字。」

她聽過太多慕月笙與裴音合作詩畫的佳話，看著他在宣紙上留下的四個大字，心裡就有些癢癢的。

她滿臉懇求望著他，慕月笙心就軟了，起身過來，「妳想寫什麼字？」

「小楷！」

「那就拿這支湖州小狼毫。」慕月笙親自挑了一支筆遞給她。

崔沁拿著兩方和田玉鎮紙將宣紙鋪平，在慕月笙那四個大字右上，提筆開始寫小楷。

慕月笙寫的是「天朗氣清」四個大字，她便在一旁寫了杜甫《江畔獨步尋花》這首詩的小楷。

慕月笙吃了些糕點嘴裡覺得膩，又轉身回去喝了兩杯茶，再回來，崔沁的小楷已經落筆。

他走到她身後，離她只有兩個拳頭的位置，能聞得到她身上淺淡的玫瑰花香，目光落在那小楷之上，倏忽凝住。

崔沁的小楷骨氣勁峭，極有力道，一點都不像是姑娘家的字跡，偏偏那一撇一捺又格外瀟灑，這樣自成一家的風格他還是頭一次見。

「妳小楷寫得這樣好？」是驚訝的語氣，他難得這樣情緒起伏。

崔沁靦腆地站了起來，她確實存了些私心，想叫他知曉她也不是那麼無能的女子。她父親飽讀詩書，打小就教她讀書寫字，她愛慕慕月笙，不單是因為他救過她，也不是因為他長得好看，更多的是為他的才華所折服。

慕才的女子大都很有才氣，她不愛串門，平日裡做得最多的無非就是讀書寫字，吟詩作畫。她沒有裴音那樣的名聲，卻有裴音那樣的志氣。

慕月笙眼底果然閃過一抹驚豔，「妳的小楷極有風骨，他日寫一幅《靈飛經》給我，我幫妳裱起來。」慕月笙拿著短短四句小楷，有些愛不釋手。

能得慕月笙這樣的誇讚，崔沁比吃到蜜還甜，「真的嗎？」

他個子極為高大，比她高了太多，她這樣說話的時候，仰著頭，忍不住踮起了腳，溫熱的呼吸撲灑而來。

慕月笙偏頭，撞上她烏溜溜的眼神，如寶石一般散發著幽亮的光澤，那飽滿的櫻桃小嘴微微上翹，漾著一層酡紅的光暈。

她梳了一個簡單的靈虛髻，插了一支羊脂玉嵌珊瑚的玉簪，髮髻上正中別了幾朵粉色的花鉗，俏皮可愛，又不失溫婉。

崔沁長得太漂亮，今日打扮得也格外合他的心意，每一處都美到心坎上的女孩兒，捧著一顆真心在他面前，如何不心動。

慕月笙由著心，鬆了手，宣紙跌落，他攬住了她的腰身。

他眼眸深邃如潭，黑漆漆的，彷彿任何光亮都能被他吸入。

崔沁失了神，被迫貼著他的小腹，下意識扶住了他的腰身，以防自己滑下。

「夫君……」

她確實是來勾引他的，這樣說來，好像還挺成功的。

只是羞得一張俏臉粉如晚霞，一副迷迷糊糊，要勾人又無辜的樣子，反倒是叫人心底躡火。

慕月笙俯身，輕輕碰觸著她柔軟的紅唇。

崔沁腦子裡一空，被迫扶住了身後的案桌，小腳又踮了起來，被他抵在他身軀與案桌之間。放在她腰間的粗大手掌越發用力，他含住了她的唇，緩緩吸……吮著，一點點逗……弄她。

這是慕月笙第一次親她，循序漸進，溫柔又冷冽，裹挾著他清冽的氣息，霸佔著她的感官。

她從不知道接吻是這樣的滋味，忍不住叫人沉淪。

等到他退開時，她不知不覺坐在了案桌上，雙手圈住了他的脖頸。

慕月笙鬆開之際，她才發現姿勢極為不雅觀，忙不迭跳了下來，抓著食盒落荒而逃。

慕月笙立在窗下凝望她粉紅的背影，伸出手擦了擦唇角的水漬，輕輕笑了笑。

崔沁回到榮恩堂，將自己埋在被褥裡，不敢見人。過了一會兒，又覺著格外有趣，抱著迎枕低低笑出聲來。

雲碧抱著整潔衣裳進來疊好，瞅了一眼窩在榻上的主子，滿臉嫌棄道：「瞧您，去了一趟書房高興成這樣，人又沒跑，天天見著的。」

崔沁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，拿著帕子擦了擦嘴角，眨巴眨巴眼眸一本正經回，「妳懂什麼，等回頭把妳嫁了人，才曉得個中滋味！」

雲碧被她說得羞惱不堪，「我才不要嫁人，我要跟著主子一輩子！」

「傻丫頭，妳嫁了人也能跟著我呀。」崔沁笑眼彎彎。

主僕倆銀鈴般的笑聲，淺淺迴蕩在正院。

月上梢頭，暗香浮動，慕月笙果然比尋常回來的早。

夜裡二人難得恩愛纏綿了半宿，事後慕月笙還體貼幫著她擦了身子，她大著膽子窩在他懷裡，睡到天明。

昨日他二人合作的書法被慕月笙帶了回來，崔沁將之疊好，收在書夾裡。

整一上午，她就對著那幅書法發呆，疊好又拿了出來觀賞，亂糟糟想了片刻又疊回去。

雲碧看她像個傻子。

慕月笙說是休沐，卻是去了城外辦事，後來不知道出了什麼緣故，連夜就入了宮，次日才派人回來說是有了急事，這兩日沒法回家，叫她別擔心。

崔沁心裡雖失落，但慕月笙現在有事都會派人回來知會一聲，可見是對她的尊重，他身處高位，很多時候身不由己，她要理解。

慕老夫人聽說了這事，將她叫去容山堂打絡子，又讓丫頭婆子陪著她玩牌打發時間，午後她乾脆就在容山堂休憩。

慕大夫人沈氏午歇了片刻，得了一件要緊的事來容山堂討老夫人示下。

到了廊下，便有婆子上前來稟，「大夫人，老夫人還在歇著，想是還得過半刻才醒。」

沈氏容色寧靜點了頭，老人家年紀大了，夜裡睡得不好，晨起早就得午睡補眠，是以每日午時，府內諸人斷不敢弄出動靜來。

沈氏便折去西次間等候，結果打簾進去，便見碧紗櫥裡頭的羅漢床上躺著一人，蘇繡薄紗屏風映出影影綽綽的身影，沈氏已經猜到了是崔沁。

她坐了下來，招來丫頭詢問，「三夫人怎麼在這裡？」

老夫人因著睡眠淺，一旁不留人睡在容山堂。

丫頭蹲在她跟前低聲回稟，「三爺外出忙碌，這兩日不曾歸家，老夫人擔心三夫人無聊，就叫她來容山堂玩，今兒個一上午喊了好幾撥婆子丫頭陪著三夫人玩牌，這不，累了便歇在裡頭了。」

沈氏聞言唇角微微一扯，平和的眼底掠過幾分冷色，接過丫頭遞來的茶杯抿了一口茶，不動聲色等候著。

過了一會，慕老夫人那邊的大丫鬟冷月過來喚她，「大夫人，老夫人醒了，叫您過去呢。」

說話聲格外的小，生怕吵醒了碧紗櫥裡的崔沁。

沈氏淡淡瞥了她一眼，暗道還是頭一次見老夫人這般慣著人。想她剛嫁過來時，每日晨昏定省都是要在這邊立規矩的，哪怕是二夫人蘇氏，打小在蘇家是嬌慣著長大的嫡幼女，到了慕家也是規規矩矩當媳婦，怎的這崔沁嫁過來，就當女兒養了？

認親那一日，老夫人給崔沁體己銀子的事，也沒瞞過她。

沈氏雍容一笑，扶著丫頭的手起身，瞥了一眼那碧紗櫥，緩步折往了東次間。

慕老夫人剛剛睡醒，丫頭婆子上前漱口的漱口，擦手的擦手，悄無聲息忙碌著。

沈氏如常褪去手上的玉鐲，上前親自端著那杯菊花茶伺候老夫人喝。

慕老夫人喝了幾口溫熱的菊花茶，心情通泰，撩眼問沈氏，「可是出什麼事了？」

沈氏一般不會這麼早來找她。

「回母親的話，再過五日便是裴家老太傅七十大壽，原先不是傳出來不辦嘛，剛剛媳婦得知好像是聖上發話，要給老太傅熱熱鬧鬧祝壽，您看這壽禮該怎麼備？」慕老夫人聞言臉立即拉得老長。

旁人不曉得，慕家兩個媳婦最是清楚，這位出身皇家的老郡主最不喜歡跟裴家打交道。

當年慕月笙娶裴家那病秧子過門，以至年紀輕輕得了個喪妻的名聲，成了老夫人的心病，否則以慕月笙那才情氣度和地位，便是天上的月亮也隨便他摘。

慕老夫人冷哼一聲，將茶杯往小案上一頓，發出一聲清脆的冰裂之聲，「當年如果不是那老不死的攢掇，月笙何至於鐵了心要娶那裴音，裴音那孩子命苦是她裴

家的事，怎的就連累到了我們慕家來！」

沈氏眼觀鼻鼻觀心，不敢接這話茬。

裴老太傅與慕老太爺是同窗，兩人感情最是要好，被譽為當時京城之雙璧。

年輕時便定下兩家要結為親家的事，後來慕月笙成了老太傅關門弟子，與那裴家嫡長女裴音青梅竹馬，在兩家長輩眼裡自然就成了一對。

故而，這事到底怨誰還沒有定論。

慕老夫人發了一通脾氣也知於事無補，何況現在慕月笙娶了崔沁過門，過去的事也就過去了。她長吁一口氣，沉眉看著沈氏，「那老傢伙喜歡書畫，你將老太爺庫房裡前朝王意之的畫拿一幅，就當是壽禮。」

「媳婦遵命。」

慕老夫人微瞇著眼，想了想又冷笑著道：「既是聖上下旨要給他辦壽，我再如何都得去露個臉，正好，帶沁兒一道過去，好叫那裴家看清楚，我笙兒娶了一個多麼漂亮的媳婦。」

沈氏暗暗癟了癟嘴，抬眸輕笑回道：「正是，三弟妹國色天香，知書達禮，不比哪個差。」

崔沁扶著雲碧的手進來，恰恰聽到了這句話，登時俏臉微紅，覲腆上前行了一禮，

「母親，大嫂。」

慕老夫人瞧見她粉妝玉琢的臉，秀美柔和，臉色就緩了下來，「沁兒，你來得正好，你不是無聊嘛，跟著你大嫂去學學管家，給她打打下手。」

沈氏聞言捏著手帕的手指微微一緊，側眸看向崔沁。

崔沁果然睜大了眼眸，有些驚詫，「我馬？」

慕老夫人神色溫和，微抬著下顎，略帶矜傲道：「當然，你將來可是國公府的主母，掌家的事也得學著點。」

慕家有兩個爵位，慕老太爺的侯爵現由慕大爺承襲。

另外一個爵位便是慕月笙靠自己掙來的國公爵，也是本朝唯一一位國公。

論理，他一個世家子弟，又不是家中長子，是不能封這麼厚重的爵位，只因先帝駕崩那一年，下旨立嫡幼子七皇子為太子，也就是當今聖上。

原先廢太子被貶徐州，徐州乃軍事重鎮，又是南來北往的富庶之地，廢太子暗中經營，趁著先帝駕崩起兵造反，又連帶江左貴族景從，差點席捲大半個江南。

江南是朝廷賦稅重地，豈容有失，當時京城雷霆震動，人人自危，是年僅二十歲的慕月笙提著先帝御賜的尚方寶劍南下，一邊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觀望的各地大族，又親自領兵與廢太子對峙。

誰也沒料到慕月笙一介文臣，以狀元之身，攜五千精兵，竟然敗了廢太子三萬之眾，平定了叛亂。

當然，這還不是最緊要的，最緊要的是當時江南豪族離心離德，原本的魚米之鄉因這場戰亂變得顆粒無收，人心離散，滿目蒼涼。

慕月笙面對江南被豪族割裂的局面，當機立斷，以摧枯拉朽之勢，推行一條鞭法，從那些豪族地主手中將田地和人口全部收歸朝廷，以更輕的賦稅額讓百姓安居樂

業。

此舉可謂是震鑠古今，不但百姓歡欣鼓舞，便是朝廷也獲得了巨大的收入來源，一年之後國庫充盈，漸成欣欣向榮之勢。

慕月笙「一戰成名」，被委任戶部尚書，直入內閣。

新帝為了嘉獎他的功勳，將本朝第一位國公之爵授予了慕月笙，朝中上下竟是無一人反對，人人心服口服，只道慕月笙文能定國，武能安邦，是國之柱石。

故而即便現在首輔是齊襄，只要是慕月笙定下的策略，他也不敢置喙半字，慕月笙扶狂瀾於既倒，挽大廈之將傾，朝堂上只要是他首肯的事，沒人會說半個不字。現在慕家因老夫人在世，三兄弟自然不能分家，可待將來老夫人去世，以慕月笙之能必定會分了家，獨立門戶，屆時崔沁便是國公夫人，是要當家做主的。

於沈氏而言，她自然不樂意三房分出去，三房還在慕家，她便是慕家唯一的當家夫人，若是三房分了出去，眾人眼裡只有慕月笙這個國公爺，哪裡還記得慕家其他兩房。

但老夫人這麼說了，她只能應下，「母親說得對，三弟妹，你隨我去議事廳，在一旁瞧著些，就當是我們妯娌親近親近。」

沈氏說話滴水不漏，行事也穩重大方，慕老夫人對她還算信任。

「去吧。」

崔沁便跟隨沈氏來到了位於慕府中軸線偏東的和正堂。

恰巧二夫人蘇氏領著孩子們要去給慕老夫人請安，聽了這樁事，便也直往和正堂。路上她便與身邊的嬪嬪嘀咕道：「母親還真是偏心，認親禮那天給她私房錢就算了，這才多久啊，就讓她學著管家了！」

蘇氏氣勢洶洶的，臉色繃得難看。

「夫人，您快別說這些，小心隔牆有耳！」嬪嬪輕輕扶著她勸道。

「我才不怕呢！」蘇氏將嬪嬪的手給甩開，眼眶泛紅控訴，「我在家裡何曾受過這樣的委屈，到了慕家倒好，上有掌中饋的嫂子，下有被寵著的弟妹，就我擋在正中，像個沒人要沒人管的，管家沒我的事，好處也沒我的分！」

嬪嬪聽了忙不迭四處歎著，見沒人才急忙勸道：「我的姑奶奶說，當初咱們嫁到慕家來，不就是衝著不用管家，您樂得輕鬆嘛，現在怎麼又計較這個了！好啦好啦，快別說了，和正堂到了。」

嬪嬪推著她往前走，蘇氏氣不過哼了幾聲，摔了幾把袖子，無可奈何進了議事廳。